

[走走 著]

房间之内 欲望之外

第一章 火山旅

火山旅——地下、天上、流浪之家
此部人可謂奇才女傑，好一對神仙眷侶，竟惹死多少
天下人，但爾後路上必是幸甚，不得善終，正應了
「原形終免災，后有餘福」的教訓。

第二章 天雷无妄

天雷无妄——地下、天上、他方之家
女性有情感过于丰富的倾向，虽然也可
视为与对象已有交情的情形，但最好
任其演变。

上海文化出版社

[走走 著]

房间
之内
欲望
之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间之内 欲望之外/走走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8

ISBN 7-80646-645-2

I.房… II.走…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349 号

责任编辑:赵光敏

装帧设计:周艳梅

摄影:朱海

房间之内 欲望之外

走走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75 插页 1 字数 190,000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册

ISBN 7-80646-645-2/I·444

定价:18.00元

序

欲望的天真与经验之歌
KEVIN

走走希望我从男人的视角出发,为她这篇新的小说写点什么。一下笔,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来做证人的。由于为报纸和杂志写着些专栏,收到了数千封电子邮件,所以了解城市中男人女人形形色色的心态和际遇。这篇小说准确地描写了许多人的经历,让很多人都能从中发现自己面对过的问题。

这是篇好看的小说。女主人公南,也可以是活在城市里的其他年轻女人。我的确见过她们,并感叹过。在爱变得更为抽象的年代,性或者欲望却逼近人们,成为更直率的问题。纯粹的愉悦?困扰的难题?深刻的羞耻?或许兼而有之。但在我们张扬肉体之爱的同时,却目击精神上的关爱的缺席,已经变成无数人病痛的根源。

打开来的故事,顺着“期待”或者“等待”这类字眼发展着,原本期待的应该只是一个合适的、值得去爱也能被爱的人,但是这种期待始终被割裂开

了——性和爱并未相伴而来，人和人交叉而过。因为满怀期望，所以无论如何失望，也不肯心如死水。或许只有女性的敏锐易感才可能如此执迷着经过的人和事，这些感受像极了女诗人翟永明的句子：

“爱者和哀者 怀揣着
两种东西 一同行走
大街上 过去和将来的行人
都在成为这个现实”

南其实本是天真的女子，一直都是。对于爱她有着固执的方向和寄托，似乎只有某类艺术型的男人才是她的梦想。正因为如此，这种忧伤的创口无法愈合。就像卡夫卡说的，“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过于理想化的模式就是已经造就的笼子。可惜，这个设定的笼子要找到合适的鸟，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小说里出场的男人们大多隐晦、苍白，和主人公一样冲突于各自失落的生活，他们对于爱是无力的，这一点比起女主人公来还要软弱些。南一再堕入希望和悲哀的循环当中，只能解释成她身上某种过于泛滥的母性使然。南和男人们交往的经验越多，其结局就越令她失望。惟有一个男人是不同的，贾纯，他本该是南合理的出口，这出口只是在结尾隐约呈现。但惟一的天堂是失落的天堂，女性的忧伤和脆弱导致了某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这恰恰是现实中的无数经历的真实再现。南能够接受各种现代化的观念和物品，却不能冷静轻蔑地看命运一眼。这命运就是普通都市女子的命运，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抗拒和挣扎的内容。

在这层意义上,这篇小说的描写具备了典型的意味:个体的体验是浅显而普通的,但当它放大成为普遍的社会场景时,呈现出来的社会共性却是深刻的。

南和贾纯的QQ交谈是非常写实的对话,作者附带送了读者几个充满温情的小故事,同时也是作者倾注了最多期待和关爱的内容。然而即便是这种关爱与温情,也很难将欲望带到安妥的地方。我们说这就是人性,被无力感折磨的必然。人的懒惰和局限使得我们永远不肯面对或者深入身在其中的世界,因此所谓选择、所谓打击几乎都已注定。

房间之内,依然可以是完整的世界。

欲望之外,也许恰恰是实在之处。欲望无非就是这样一种盲目的东西,让它冒冒失失地冲在最前面是危险的,必须有别的引领它。自然,爱——来自他人的关爱或者自爱——就是可靠的引领者。

在今天都市的无数单身女子的房间里,类似的情节和状态比比皆是。房间是一种标志,无论是对真正独立的生活还是完整的人格而言;同时房间又是最重要的场景,所有的欲望和悲伤都要有这样的地方存放。

了解一个房间,就是了解一种生活。在这篇小说里,看到的正是都市年轻女子的一种典型生活。无数个房间漂浮着梦想,失落和欲望交织,女人们期待着爱和性同时降临。南一直努力等待的,就是这么一种东西。然而现实的确看起来万分艰难。

女人或许是脆弱的,但女人的愿望却可能很强。即使

摇摇晃晃的生活伤害了她们，她们依旧在城市里尽可能地灿烂着。走走思考用意对读者就是某种清晰的提醒：遭遇本身并不是经验，超越遭遇的理解才是。

引子

Y

I

N

Z

I

我的皮肤上有一个四方的印记。淡蓝色的底子，外镶一圈白边，内嵌几行黑字——房屋租赁治安许可证。这是一个印记，不是胎记。胎记是天生的，印记是后天补的。

这个印记的有效期自二零零一年七月二日起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止。

我是一间房间，一间允许被租出去的房间。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房间和房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房间是属于人的。但人只有在它的里面，才能看见它的范围。

清晰的一条线段笔直向前，然后拐一个直角，再笔直向前，再拐一个直角……一直向前走，它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于是开始放心大胆地勇往直前。然后它看见了，当初的起点就在原地等着。它在一点一点地靠近。惯性，让它没有力气再拐出一个新的直角。

就算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又能怎样？拐到千山万水远，在它未知的未来，还是起点在耐心地等着。

一个房间的起点，总是与终点会合。

关于一个点的离开与回归，最终形成了线，线再构筑成面，于是生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个空间首先和视觉有关，其次和声音有关，最后和心理有关，有时也会沾上些特别的气味。它无关于真实。

一个正常发育的人是可以移动的。移动需要空间。在人们想到这个问题之前，空间已经是一种存在。它属于每

一个人,因而也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从理论上说,一个人的空间只能让一个人存在。但是这一个人,并不固定。为此人们必须活动着,离开与进入。于是产生了需要,需要明确一个属于自己个人的空间,离开与进入的时间、对象,都由自己决定。

房间因此产生。

这样的房间有很多很多。一天中的许多时候,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房间里活动,出出进进。有些完全忘了,有些深深记得。

而房子的外观轮廓表明它具有明显的公众性,它呈现在公众视线下,有颜色有形状有年代的痕迹。有战争有离乱当然也有和平年代的检修。夏天的清晨鸟立在屋檐上唱歌,冬天的黄昏叶子落到瓦楞里等待下一阵风。一个完整的表面和周围的环境之间有着种种的可能性。

有了房子的遮护,房间得以隐私。就像在人平静的表皮之下有另外一个世界在活动一样。

房间是活的,房子是死的。可是房间无法诉说,从它那里走出走进的人代表了一切情绪,那些人剥夺了房间表达自己的权利。而房子,它无须任何人为它代言,它所有裸露在外的东西表明了它所经历过的一切。

这就是房间和房子的区别。

一个人的生活离不开房间。

我就是这样的一间房间。

我存在已经有些年头了,过去的画面很多,多得记不清

了。这可不是我的记忆力衰退,实在是发生的事总是雷同。
雷同累积雷同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目录

序 欲望的天真与经验之歌 / 1

引子 / 1

第一章 火山旅 / 1

这一卦，流浪之象。她爱的西，执意要流走了。以为相爱的、以为一生的，也只是原以为。他带走她依附于他的情感。无依，从此。

第二章 天雷无妄 / 39

主的是他力之象。相识不久的校友，在 QQ 上，她希望他可以爱她。她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对一切毫不设防。

第三章 震为雷 / 77

激动之象。西和别人同居了。知道的那一晚，她气愤得不能自持……

第四章 山地剥 / 115

寓意脱饰。她爱上了那个清清爽爽的男孩。但她发现，他对她没有性趣，而且不仅仅对她……

第五章 水天需 / 151

占得需卦，大抵上均处于不利的情况中。命运安排她认识了华东，一个有妇之夫。她问他对婚姻



目录

的看法,他以比翼鸟作答。

第六章 坤为地 / 199

纯阴厚重。QQ上的朋友贾纯痛惜她,愿意去好好爱她。可是,华东告诉她,他要离婚了。又一次,她把自己交给了华东。

第七章 火泽睽 / 227

反省。她得到了华东,但却发现,爱情,在同一个人身上,只可能发生一次。爱是一个过去的投影……

第八章 天泽履 / 271

贾纯又一次站到了她的身边。他们都期待,这一次的会面,会在记忆中永远无法磨灭。而消失已久的西,就在此时出现了……

后记 把伤口变成智慧 / 300

第一章 火山旅

H u o S h a n L u

火山旅——艮下、离上，流浪之象

此恋人可谓郎才女貌，好一对神仙眷侣，羡慕死多少天下人，但姻缘路上必艰辛劳苦，不得善终。正应了“虽然先笑，后有悲啼”的卦语。

1

跟在房东身后，南和男友西一前一后拐进了一条弄堂。南在前，西在后。通常他们总是并排一起走，一起去超市买盒饭，一起逛街，一起蹲在地上选一些盗版碟。和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他们总是在一起。

这个一前一后的画面在记忆里定格。就像一个人对一幢楼房的外观产生了兴趣，他举起相机。在他视线不曾逗留的地方，在胶卷的某个部位，却记录了另一个发生在当时的画面。可能是一个凶手的背影，可能是一个热吻的剪影，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他当时看到的样子。可能无限产生。

这是南后来回想那一晚时，脑子里浮现出的第一个画面。

对于这个当时没有留心的细节，她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就是她看房心切，所以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也就是说，西并没有她这样高的热情，所以他有些迟疑，一路拖拖拉拉。

在弯过连成一排的三个绿色垃圾桶后，他们看见了一幢房子。

在夜色里它静静地看着他们，他们仰视着它。

除了看见高高的门楼上镌刻着“1930”四个黑色大字外，在越来越暗的天色里，能看清的，只有墙壁外依稀的铁饰。

房东转过头来，他们紧赶了几步。

推开一扇有些破旧的木门，迎面是一张大大的八仙桌。

在昏暗中南几乎撞到桌角上，桌上空无一物。她听见身后的西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啊”，他及时伸手，一把拉住了她。

搬进这幢房子后他们才知道，整幢房子十二家住户订的报纸、信件，以及一些水费电费单子，都会先堆在这张不起眼的方桌上，再由各家领了去。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像南一样，曾在心里暗骂过它的碍事，它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绕过八仙桌后他们看见了楼梯。

楼梯高且陡，老式的木头梯子在一列三人的脚下发出连续的“吱吱嘎嘎”声。最后他们在三楼的一扇暗红木门前排成了一路纵队。过道本来可以让两人绰绰有余地通行，但是靠墙的一侧满满当当地塞了两台洗衣机和一个碗橱。在同一个时间段，它只能容纳一个人。

门开了。他们看到了房间。房间朝南，非常干净的一个长方体。正对房门的是一排四扇长窗。窗框漆痕斑驳。窗下一张双人床，床头一张写字台，床尾一个电视机柜。

房间的一侧是水泥墙，靠墙竖了一个大衣橱、横了一张长沙发，就已经没什么空隙了。另一侧，是一整扇的房门，被牢牢封死了。看得见门的形状，失去了门的功用。也就是说，和隔壁邻舍，这个房间只一板之隔。

灯光下房东的脸清晰起来，南甚至看清了唾沫箭一样射出的形状。

“你们到底是谁借这个房子？”

“我懂了。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副样子的。他好像不是上海人吧，有暂住证吗？”

南在房间里转悠了两个来回，把开关逐个儿打开来试

了试。床灯、顶灯、日光灯一同亮了。明亮的光里她看见墙上
一张淡蓝色的纸，便背着手走了过去。

2

天整个地暗沉了。

太阳血血红地直落进一堆云里的时候，一只小虫飞过来停在窗框上。它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我看见窗外的树叶开始剧烈地摇摆，起风了。

苦悬了一天的太阳力气将尽，转眼就被云堆吃没了顶，我知道小虫很快就会再次拍动起它的翅膀。

总是独个在着。

这种存在我并不介意，我听一任房客，一个戴了眼镜喜欢从眼镜上方翻起眼睛看报纸的中年男人说起过，马一辈子都站在那里睡觉。其实房间也是。对我来说，更多的时候都是睁着眼睛睡着。

在我清楚的睡眠里，我想象着墙纸是窗外漠漠的那片蓝，云是那上头走过的光，从上古至今，缓缓拖着步子。变化无时不在，但你感觉不到，这就是我想要的。清晨和傍晚，雪白的鸽子在我的皮肤上划出一道道弧线，柔软的翅膀齐刷刷扑簌簌扇过，老皮被尖利的爪挠开……

睁着眼睛，想象就是我甜蜜的梦境。

门突然开了，原先住在我里面的、那个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伸手按下了开关，光泻下，阴影迅速退到了墙角。

从他身后闪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看上去很累，